

<<白银时代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白银时代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9004521

10位ISBN编号：7229004527

出版时间：2009-4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王小波

页数：35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白银时代>>

内容概要

这部集子收集了《黄金时代》《三十而立》《似水流年》《革命时期的爱情》《我的阴阳两界》等五篇中篇小说。

《黄金时代》是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。

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年代。

那时，知识分子群体无能为力而极“左”政治泛滥横行。

作为极受歧视的知识分子，往往丧失了自我意志和个人尊严。

这部作品中，主人公“王二”处于恐怖和荒谬的环境，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，但他却摆脱了传统文人的悲愤心态，创造出一种反抗和超越的方式：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，便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。

于是，他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，将性爱表现得既放浪形骸又纯净无邪，不但不觉羞耻，还轰轰烈烈进行到底，对陈规陋习和政治偏见进行了及其尖锐而又饱含幽默的挑战。

一次次被斗、挨整，他都处之泰然，乐观为本，获得了价值境界上的全线胜利。

《三十而立》《似水流年》写的是存在之烦、岁月嗟叹、在世漂泊、面向死亡之思悟。

《我的阴阳两界》对媚俗偏见、固有观念、话语世界的冷眼旁观、轻蔑批判。

《革命时期的爱情》也极具生命感悟色彩。

<<白银时代>>

作者简介

王小波（1952～1997年），当代著名学者、作家。

1952年5月13日生于北京，1968年去云南插队，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商业管理。

1984年至1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，获硕士学位后回国，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，后辞职专事写作。

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。

墓地在北京昌平佛山墓区第八区。

王小波无论为人、为文都颇有特立独行的意味，其写作标榜“智慧”、“自然的人性爱”、“有趣”、“自由”，别具一格，深具批判精神。

他的作品被誉为“当代文坛最美的收获”。

王小波逝世之后，评论、纪念文章大量涌现，出现了“王小波热”的文化现象，由此可见读者对其的热爱及王小波的深远影响。

<<白银时代>>

书籍目录

白银时代未来世界20152010

<<白银时代>>

章节摘录

—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节热力学课，老师在讲台上说道：“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。”我坐在第一排，左手支在桌面上托着下巴，眼睛看着窗外。那一天天色灰暗，空气里布满了水气。窗外的山坡上，有一棵很粗的白皮松，树下铺满了枯黄的松针，在干裂的松塔之间，有两只松鼠在嬉戏、做爱。松鼠背上有金色的条纹。教室里很黑，山坡则笼罩在青白色的光里。松鼠跳跳蹦蹦，忽然又凝神不动。天好像是要下雨，但始终没有下下来。教室里点着三盏荧光灯，有一盏总是一明一灭。透过这一明一暗的快门，看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。老师说，世界是银子的。然后是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默。这句话没头没尾，所以是一个谜。我把左手从腮下拿下来，平摊在桌子上。这只手非常大，有人人它厄瓜多尔香蕉——当然，它不是一根，而是一排厄瓜多尔香蕉。这个谜好像是为我而出的，但我很不想进入这个谜底。在我身后，黑板像被水洗过，一片漆黑地印在墙上。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。这位老师皮肤白皙，个子不高，留了一个娃娃头，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绸衫。那一天不热，但异常的闷，这间教室因此像一间地下室。老师向我走来时，我的脸上也感到一阵逐渐逼近的热力。据说，沙漠上的响尾蛇夜里用脸来看东西——这种爬虫天黑以后眼睛什么都看不见，但它的脸却可以感受到红外线，假如有只耗子在冰冷的沙地上出现，它马上就能发现。我把头从窗口转回来，面对着走近的老师。她身上墨绿的绸衫印着众多的热带水果，就如钞票上的水印隐约可见。据她说，这件衣服看上去感觉很凉快，我的感觉却是相反。绸衫质地紧密，就像一座不透风的黑牢，被关在里面一定是很热的；所以，从里面伸出来的裸露手臂带有一股渴望之意……老师在一片静止的沉默里等待着我的答案。天气冷时，老师穿一件黑色的皮衣，在校园里走来走去，在黑衣下面露出洁白的腿——这双腿特别吸引别人的注意。有人说，在皮衣下面她什么都没有穿，这是个下流的猜想。据我所知不是这样：虽然没穿别的东西，但内裤是穿了的。老师说，她喜欢用光腿去趟冰冷的皮衣。一年四季她都穿皮凉鞋，只是在最冷那几天才穿一双短短的皮靴，但从来就不穿袜子。这样她就既省衣服、又省鞋，还省了袜子。我就完全不是这样：我是个骇人听闻的庞然大物，既费衣服又费鞋，更费袜子——我的体重很大，袜子的后跟很快就破了。学校里功课很多，都没什么意思。热力学也没有意思，但我没有缺过课。下课以后，老师回到宿舍里，坐在床上，脱下脚上的靴子，看脚后跟上那块踩出来的红印，此时她只是个皮肤白皙、小腿健壮的小个子女郎。上课时我坐在她面前，穿着压皱的衣服，眼睛睁得很大，但总像刚睡醒的样子；在庞大的脸上，长着两道向下倾斜的八字眉。我的故事开始时，天气还不冷。

<<白银时代>>

这门课叫做“热力学二零一”，九月份开始。

但还有“热力学二零二”，二月份开始；“热力学二零三”，六月份开始。

不管叫二零几，都是同一个课。

一年四季都能在课堂上遇到老师。

我猛然想到：假如不是在那节热力学课上，假如我不回答那个问题，又当如何……我总是穿着压皱的土色灯芯绒外衣出现在教室的第一排——但出现只是为了去发愣。

假如有条侏罗纪的蛇颈龙爬行到了现代，大概也是这样子。

对它来说，现代太吵、太干燥，又吃不到爱吃的蕨类植物，所以会蔫掉。

人们会为这个珍稀动物修一个四季恒温的恐龙馆，像个篮球队用的训练馆，或是闲置不用的车间，但也没有什么用处。

它还是要蔫掉。

从后面看它，会看到一条死气沉沉的灰色尾巴搁在地下。

尾巴上肉很多，喜欢吃猪尾巴的人看了，会感到垂涎欲滴的。

从前面去看，那条著名的脖子拍在地下，像条冬眠中的蛇，在脖子的顶端，小小的三角脑袋上，眼睛紧闭着——或者说，眼睛罩上了灰色的薄膜。

大家都觉得蛇颈龙的脖子该是支着的，但你拿它又有何办法，总不能用吊车把它吊起来吧。

用绳子套住它的脖子往上吊，它就要被勒死了。

我就是那条蛇颈龙，摊倒在水泥地上，就如一瓣被拍过的蒜。

透过灰色的薄膜，眼前的一切就如在雾里一般。

忽然，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响起了脚步声，就如有人在地上倒了一筐乒乓球。

有个穿黑色皮衣的女人从我面前走过，灰色的薄膜升起了半边。

随着雾气散去，我也从地下升起，摇摇晃晃，直达顶棚——这一瞬间的感觉，好像变成了一个氢气球。

这样我和她的距离远了。

于是我低下头来，这一瞬的感觉又好似乘飞机在俯冲——目标是老师的脖子。

有位俄国诗人写过：上古的恐龙就是这样咀嚼偶尔落在嘴边的紫罗兰。

这位诗人的名字叫做马雅可夫斯基。

这朵紫罗兰就是老师。

假如蛇颈龙爬行到了现代，它也需要受点教育，课程里可能会有热力学……不管怎么说吧，我不喜欢把自己架在蛇颈龙的脖子上，我有恐高症。

老师转过身来，睁大了惊恐的双眼，然后笑了起来。

蛇颈龙假如眼睛很大的话，其实是不难看的——但这个故事就不再是师生恋，而是人龙恋……上司知道我要这样修改这个故事，肯定要把我拍扁了才算。

其实，在上大学时，我确有几分恐龙的模样：我经常把脸拍在课桌面上，一只手臂从课桌前沿垂下去，就如蛇颈龙的脖子。

但你拿我也没有办法：绕到侧面一看，我的眼睛是睁着的。

既然我醒着，就不用把我叫醒了——我一直在老师的阴影里生活，并且总是要回答那句谜语：世界是银子的。

二 现在是2020年。

早上，我驶入公司的停车场时，雾气正浓。

清晨雾气稀薄，随着上午的临近，逐渐达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——现在正是对面不见人的时刻。

停车场上的柏油地湿得好像刚被水洗过，又黑又亮。

停车场上到处是参天巨树，叶子黑得像深秋的腐叶，树皮往下淌着水。

在浓雾之中，树好像患了病。

我停在自己的车位上，把手搭在腮下，就这样不动了。

从大学时代开始，我就经常这个模样，有人叫我扬子鳄，有人叫我守宫——总之都是些爬虫。

我自己还要补充一句，我像冬天的爬虫，不像夏天的爬虫。

<<白银时代>>

大夫说我有抑郁症。

他还说，假如我的病治不好，就活不到毕业。

他动员我住院，以使用电打我的脑袋，但我坚决不答应。

他给我开了不少药，我拿回去喂我养的那只绿毛乌龟。

乌龟吃了那些药，变得焦躁起来，在鱼缸里焦急地爬来爬去，听到音乐就立起来跳迪斯科，一夜之间毛就变了色，变成了一只红毛乌龟——这些药真是厉害。

我没吃那些药也活到了大学毕业。

但这个诊断是正确的：我是有抑郁症。

抑郁症暂时不会让我死去，它使我招人讨厌，在停车场上也是这样。

在黑色的停车场正面，是一片连绵不绝的玻璃楼房。

现在没有下雨，但停车场上却是一片雨景。

车窗外面站了一个人，穿着橡胶雨衣，雨衣又黑又亮，像鲸鱼的皮——这是保安人员。

我把车窗摇了下来，问道：你有什么问题？他愣了一下，脸上泛起了笑容，说道：这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。

这话的意思是说，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。

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，从车上来，到办公室里去——假如我不走的话，他就会在我面前站下去，站下去的意思也就是说：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。

保安人员像英国绅士一样体面，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。

相比之下，我们倒像是些土匪。

我狠狠地把车门摔上，背对着他时，偷偷放了个恶毒的臭屁——我猜他是闻到味了，然后他会在例行报告里说，我在停车场上的行为不端正——随他去好了。

走进办公室，我在桌后坐下，坐了没一会儿，对面又站了一个人，这个人还是我的顶头上司。

她站在这里的意思是说：办公室也不是发愣的地方。

到处都不是发愣的地方。

我把手从腮下拿出来，放在桌子上，伸直了脖子，正视着我的上司——早上我来上班时的情形就是这样。

我一直在写作公司里写着一篇名为《师生恋》的小说。

这篇小说我已经写了十几遍了，现在还要写新的版本，因为公司付了我薪水，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和老师恋爱的，所以这部小说总是有读者，我也总是要写下去。

在黑色的皮衣下，老师是个杰出的性感动物。

在椅子上坐久了，她起身时大腿的后面会留下红色的皮衣印迹——好像挨了打，触目惊心。

那件衣服并不暖和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穿这件皮衣。

<<白银时代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他的文章写得恣肆随意，非常自由，常常还满口谐谑，通篇调侃，一副顽皮相。如今调侃文字并不罕见，难得的是调侃中有一种内在的严肃，鄙俗中有一种纯正的教养，这正是我读他的作品的印象。

——周国平

<<白银时代>>

编辑推荐

阴阳两界逾十载，似水流年；金银铜铁铸时代，地久天长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